

斯本行宫。以梁氏随行数万里，一被参于刘锡鸿，再被参于张佩纶，不能为荣而只为辱，乃决计令其一见君主，归为子姓言之，足证数万里之行，得与其君主相见，亦人生难得之际会也。接黎莼斋信，传示刘鹤伯致《申报》馆钱星伯一书，所言尚尽情事。而刘鹤伯以《申报》馆主笔为钱星伯，黄泳清又以主笔为沈宝山，大率主笔者当不一人也。

廿三日。得茆里玻璃店与马格里关通为诈骗之局，德在初又于其中构成之。令夙夔九诣询两次，一意抵赖，不复以情理论。此来深受马格理之累。诸所交涉，皆成恼愤。天于此遣一刘锡鸿相贼伤，亦云酷矣，而牵连以有一马格理，实薰蒸于刘锡鸿之积恶以与之化，无事不承其害，使人茫然莫测所由。然其弊皆坐不通语言，是以出充西洋公使，以通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。致李丹崖信，并抄开设学馆及举荐出洋人才两咨稿送阅，以丹崖心嫌严又陵，日意格又心嫌罗青亭，两监督心不乐，而予皆登诸荐牍，于此又添一议论，然要皆时运之所值也。

廿四日。伦敦女士倭里巴尔见贻所著书曰《桑达克来斯低拿》，盖希腊语也。桑达谓圣，克来斯低拿谓耶苏也。其书盖论教旨与希腊罗马古教异同，亦泰西讲学之书也。罗马初为得罗尔国，一名伊里恩，立国马拉海南。希腊攻克之。其遗民逃至罗马，其时居罗马者意得罗亚里也。伊里恩人始于此建立罗马国。泰西诗人以希腊何满为最，罗马费尔颉尔次之。两人各著书言罗马原始。何满书曰《伊里亚得》，纪伊里恩王掠得邻国一公主，美艳绝伦，公主拒不从。希腊因兴问罪之师，围攻伊里恩，经年始克之。盖纪事诗也。其时泰西尚无纪载，以何满诗详其事，泰西相与传诵，遂据以为史录。其后费尔颉尔著书曰《意拟亚斯》，则叙希腊攻克伊里恩，其国人名意拟亚斯者，负其父安开色斯以逃至西舍里，

又转至罗马。其后生二子，一曰洛莫勒斯，一曰里麦里。洛莫勒斯始开罗马城。罗马原始，得两诗人纪载而始详。倭里巴尔博通古籍，所言耶苏教旨，而希腊、罗马文学始末皆详著之，亦所谓好古能文者也。接曾（纪）〔劼〕刚信。并发递总理衙门公文三件一、法国移交器具银两；一、移交随员衔名；一、咨查核上海两次《申报》。二件十三日期，一件十八日期；直督、江督公文四件又加清查《申报》馆华人诬造谣言；上海道、上海县扎二件一、查上海两次《申报》；一、参赞黎支家银两分别扣抵；并寄周筱棠信一件凡言三事：一、辨《申报》之诬；一、驳正《英轺日记》之谬；一、驳正德使咨辨滥支经费；外寄唐景星信及家信第叁拾号，及寄子瀚侄浙江一信。

廿五日。与张听帆、马格里同赴阿思本行宫告辞。西洋通例：接任公使呈递国书，前使陪行以示告辞之意。而据新报：君主往阿斯本行宫，至二月杪始回温色尔行宫，朝会之期当以三月，是曾劼刚接见尚未知何日，其势不能久候。闻阿斯本行宫山水尚佳，欲就便一往观，因与沙乃斯白里商定，携带家室诣阿斯本接见，一践前约。君主欣然允许。以巳刻至维多利亚车行，由其国家预备专年，送至波斯穆斯。予与听帆及马格里一房，家室一房，沙乃斯白里一房，外无他人。上怀苏亚尔魁英小火轮船。船主曰华尔克勒尔，次曰歪烈，相待至恭。阿思本行宫在歪得岛，洋语曰爱尔阿甫歪得，横约百里，纵百二十里，狭处四十里。地势逶迤，树木丛密。君主以其坐车二乘，迎于舟次。出入林木约三里许，至阿思本宫。宫官家尔得拉尔导入一厅。世爵夫人巴尔克亦导家室入一厅。予就视之，则君主治事厅也，以闻中国妇女步履艰难，因使坐候于此。而君主以次就见，视见家室，相与慰劳，告以远方劳苦，必得少坐饮食，兼指示其三公主毕尔得立斯曰：此公主也。亦相与问劳。次至予所候厅，相与鞠躬。因言：闻将回国，